



# 山村爱情

陶兴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山村爱情

陶兴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村爱情/陶兴安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5367 - 3718 - 1

I. 山… II. 陶…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0328 号

|      |  |
|------|--|
| 责任编辑 | 杨凤华  |
| 特约校对 | 张秀芬 王巧云  |
| 装帧设计 | 岳南   |
| 出版发行 | 云南民族出版社<br>(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br>ynbook@vip.163.com |
| 印 制  |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印刷厂  |
|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
| 印 张  | 7.25   |
| 字 数  | 180 千  |
|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
| 印 数  | 0001 ~ 1000  |
| 定 价  | 26.00 元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367 - 3718 - 1/I · 765                           |



陶兴安，笔名安紫，苗族，1964年7月生于云南麻栗坡县的一个边境村寨。1981年考入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习，1985年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已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50余万字。当过中专教师，做过行政工作。现在云南省文山州某新闻单位任职。

## 序

陶兴安的小说集《山村爱情》就要出版了，他请我作个序，我感到有些难担重托。一来自己没有名气，二来自己从事的是苗族语言文化研究，在文学创作上毫无建树，但我以为陶兴安小说集的出版，是云南苗族文学创作上的一件大喜事。在此之前，我还很少见到过云南本土苗族作者创作发表或出版过真正称得上苗族文学的作品。大家知道的杨明渊、李必雨等，虽是著名的苗族作家，但都是从贵州到云南来工作的同志。杨明渊的作品以怀乡散文为主，李必雨的小说反映的则是自己在滇西和缅甸边境一带的流离生活。因此，说陶兴安的小说集填补了云南苗族文学创作的空白，我看并不为过。对这样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由我这个无名之辈来评说，确有不敢担当之感。对陶兴安的小说，我早有所闻，并在拙作《苗族文化史》的文学艺术部分提到。不过，限于当时没有完整的集子，我对他的作品了解不多。现在，手里拿着他的小说集，作为一名读者，深为先看到他的作品而高兴。在繁忙的工作之际，我一口气读完他的集子后，觉得自己尽管没有创作经历，没有专门研究文学，更不会进行文学评论，但也要把感受说了，心情才能平静。

《山村爱情》收录了陶兴安的 14 个短篇和 7 篇小小说，包括《迷惑》《死谜》《迷路》《抢婚》《哭婚》《山村爱情》等。这些作品，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真实地反映了苗族的生活，让你阅读时总觉得小说写的就是自己家乡、自己家里甚至是自己遇到的事。比如《死谜》中写王金带女儿咪芳看病，不是去卫生院，

而是去找一个巫医算卦，结果女儿一命呜呼，这在当今苗族地区，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又如《夜火》写村民们商量修公路，有的群众认为修路是为了方便在外工作的人乘车回家，而不是自身受益等，前些年我回家乡动员村民修路，情况正是这样，让你哭笑不得；还有打猎打死同伴，鸟捉多了闹虫灾等等悲剧，都是苗族生活的真实写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贴近生活。当然，再现生活并不是为了要延续落后的传统。很清楚，作者写这些人和事的目的，是要发人深省，让读者从中得到启迪，从而达到改变落后的目的。我想，文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就在于此。只要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我以为创作就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陶兴安的作品，体现了文学最基本的价值，读来令人深有感触，萌发出一种迫切希望改变落后面貌的思想。要是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这些作品，能够更多地关注民族的发展，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悲剧就会少些重演，民族就会大有希望。我才读完陶兴安的作品，就希望大家都能看一看，好好思考我们民族的落后与发展问题。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仅有此显然还不够。在陶兴安的作品里，充分展示苗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一大特点。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之中。反映民族生活的作品，如果不体现民族文化特色，我想无论是本民族还是其他民族读者，都不会喜欢的。因为本民族读者阅读需要寻求同感，其他民族读者阅读需要寻求新奇，没有民族文化特色就不可能吸引读者，这也许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要求。陶兴安生在苗乡，从小受着苗族文化的熏陶，虽然四年大学在省城，工作一直在州府，但这些时光并没有改变他对苗族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因此，苗族文化便成了他创作的重要基础。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听到了苗族办丧事时经师叨念的指路经和沉闷的牛皮鼓以及芦笙声，看到了苗族特有的“追婚”、接亲、婚礼对歌等风俗，还有那些人名，取的是名前姓后等，完全

是苗族的传统，这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文学有夸张的地方，但真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继承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发展。我想，陶兴安的作品在这方面会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若干年之后，也许会更加明显。所以，我觉得陶兴安不仅是在文学创作上辛勤笔耕，同时也是在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尽心尽力，确实难能可贵。

语言生动、细腻、有趣，也是陶兴安作品的重要方面。例如《迷惑》中有这样一段：“‘二位大哥，我们这里的两人间全住满了，只有单人间的，条件不错，你们就分开住吧。’穿得薄如蝉翼令人想入非非的老板娘，看到正兴掏钱时，张张都是一百元的面值，眼睛滴溜溜一转，在已开好的单子上改动一下，又补开一张，将单子递给他俩时说。”短短几句，就将一个老板娘的经商之道描写得活灵活现。又如《山村童话》中写到：“她将许许多多的想法，凝聚成一把铁锤，决定把那些令人心烦的东西敲个粉身碎骨，敲出惊世骇俗的火花，让爱嚼舌头的人们去发呆，去犯傻。”充分表现了苗家少女彩丹面对流言蜚语时的愤恨以及誓死冲破世俗赢得爱情的坚强决心。类似的描写还有不少，随处可见。因为有这些生动、细腻、有趣的语言，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而不同于理论文章、调查报告之类，魅力之一恐怕也在于此。

以上是我读陶兴安小说集的感受，也许没有说到核心上，但我真的感到他的作品不错。尤其在云南，苗族各方面都较为落后，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开创一番事业，无论对民族、对社会，都是一种贡献。陶兴安边工作边创作，尽力促进云南苗族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他决心用自己的笔墨为民族发展作出贡献的奋发精

神，值得我们走出学校就搁置专业的同胞很好地学习。我们做不  
了很多，也不可能个个都会成为这样家那样家，但是，如果每个  
人都能认真去做一件事情，民族的文学、艺术、科技等等，就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民族的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我们不积极  
努力，再过多少年，可能我们还是一切如故，怎么可能与其他兄  
弟民族同步实现小康呢？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愿陶兴安  
小说集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热切企盼着有更多更好的  
反映苗族生活的作品问世，繁荣我们的民族文化，促进民族的  
发展与进步。

谨以此为序，与作者及各位读者共勉。

熊玉有

2007年2月1日于昆明

## 目 录

|             |       |
|-------------|-------|
| 迷 惑 .....   | (1)   |
| 死 谜 .....   | (15)  |
| 迷 路 .....   | (32)  |
| 抢 婚 .....   | (40)  |
| 哭 婚 .....   | (59)  |
| 雨 夜 .....   | (78)  |
| 误 会 .....   | (87)  |
| 胖 姑 .....   | (98)  |
| 山村爱情 .....  | (105) |
| 彩 秀 .....   | (112) |
| 猎 杀 .....   | (134) |
| 亲 杀 .....   | (145) |
| 夜 火 .....   | (170) |
| 山村童话 .....  | (187) |
| 小小说七题 ..... | (214) |
| 后 记 .....   | (226) |



## 迷 惑

正兴放下碗筷，抹抹嘴巴，抓起门背后的锄头，甩到肩上，走出家门，阴沉着脸到山背后去薅包谷。

夏天的阳光明晃晃的，如千万枚钢针，扎得眼睛生痛。

正兴迎着瀑布般从山岭上倾泻而下的阳光，没精打采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丢了魂儿似的。眼前，一对彩色蝴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翩跹飞舞，穿梭在斑驳的树影里，让他觉得周围的景物一点也不真实，像被轻烟笼罩般迷离。刚爬完一段山路，正兴就感到胸口憋闷，堵得发慌，开始气喘如牛，身上也渗出了黏稠的热汗。

这几天，正兴一直显得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看哪样东西也不顺眼。夜里，他一个劲地将半个月没挨边的老婆篮子折腾得呻

吟不止，随后就时常从睡梦中醒来，望着被烟熏火燎而发黄的蚊帐发呆；白天，他除了随便修理躲在墙角羞于见人的农具外，就无所事事了，时常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出神。对于包谷地里疯长的杂草，他似乎遗忘了，任凭苦得脱一层皮的篮子怎么催促，他也懒得将双脚伸进去，用自己的双手把包谷苗从杂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以便自由地吸收脚下的养料，接纳头顶的阳光，快速地拔节成长。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要不是篮子使出常年在太阳底下练就的泼辣劲，由催促变成吵骂，正兴才懒得走出家门，下地做活呢。

## 二

那个晚上飘飘忽忽的情景又浮现在正兴的脑海里。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正兴和同伴从一个老同学家吃喝出来，醉醺醺地去找旅店睡觉，一连找了几家，都因一嘴酒气，身上又脏，被拒之门外。他俩好不容易找到临河的一家私人旅店，才勉强住进去。

“二位大哥，我们这里的两人间全住满了，只有单人间的，条件不错，你们就分开住吧。”穿得薄如蝉翼令人想入非非的老板娘，看到正兴掏钱时，张张都是一百元的面值，眼睛滴溜溜一转，在已经开好的单子上改动一下，又补开一张，将单子递给他俩时说。

“怎么都行，只要有地方睡觉。”醉醺醺的正兴不加思索地应道。

“带这二位大哥上楼去开房间。”老板娘偏头冲正在隔壁盯着电视机看时装表演的两个姑娘叫道。

“哎——来啦！”一个姑娘应声站起，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过来。

正兴醉眼蒙眬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短裙，露出白嫩浑圆大腿，丰满成熟的姑娘，思维似乎出现了短路。这时，姑娘用眼梢不经意地眯了他一下，他好像看见她张开的嘴巴吐出一句哪样话来。正兴使劲地眨巴着双眼，却怎么也没能看清姑娘的面容。姑娘拎上两壶开水，说：“走吧。”

沿着昏暗的楼梯上了二楼，姑娘从叮当作响的一串钥匙中抽出一把，哗啦一声捅开房门，将正兴的同伴安排进去；然后又走过三道门，打开靠近过道尽头的那间客房。姑娘伸手在门边一抹，只听“咔嗒”一声，灯绳颤动几下，房间里顿时一片光明，晃得正兴几乎睁不开眼睛。

走进房里后，正兴将两个装得胀鼓鼓的编织袋往床边一扔，坐到沙发上，精神恍惚地望着把水壶放到茶几旁的姑娘。

姑娘的短裙在灯下晃荡着，正兴像倚身在一团烟雾里。

“小翠，你怎么在这里？不是听说……”

姑娘的嘴角露出一丝明丽的笑纹，像片树叶般飘出门外。

正兴的眼睛一热，差点掉下泪来。他疲倦地坐在沙发上，望着白白的墙壁发呆。这墙真白啊，白得让正兴似乎想起了哪样东西。正兴又眨巴着眼睛，可脑子里还是一团蒙蒙的白色……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已经五年了，你还过得好吧？”小翠回来时似乎不经意地问道。

“还可以。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浑身汗臭不可闻。”正兴看见小翠款款地走进来了，顺手关上房门，坐在床沿上凄恻地答。

“你结婚了吧？”小翠若有所思地问。

“听说你嫁到广东去后，我的心就死了。当时我想，与其绝望地等待下去，还不如随便找个人结婚，过平常人的生活算了。所以就……”

“嫁到广东？哪有这回事，你不知道，我爹死后，家里再也

没有其他人了，我觉得好孤独。为了自己的将来，我曾去找过你，希望能和你在一起，可……我只好拿出私房钱，跑到省城去打工，想挣点钱后再回来。可那地方哪有我这个村姑的立足之地啊！”

“怎么啦？”一阵浓浓的酒意袭上来，正兴打起了呵欠。

小翠明亮的眼睛浮起了阴翳。

“要细说，话就长了，还是说点别的吧。”小翠转身轻声啜泣起来。

“小翠，你受苦了……”正兴支撑着越来越沉重的眼皮，喉音滞重地说。他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摇晃着站起来，默默递到小翠的手里。

“不……不要……”小翠急忙把钱推回去。

“拿着吧，别嫌少。当年，要是没有你的接济，我还知不能不能坚持到毕业呢。”

“别……”

### 三

空手扑蚂蚱似的做点生意确实不容易。

如今要找点钱来买油盐、买化肥，光靠那些水瓢大的猪仔和斑鸠样的母鸡，已经不顶事了。幸亏正兴当年在县城苦读过三年书，脑子还算管用，农忙之余，时常做点小本生意，挣几块辛苦钱，才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叫人羡慕。这次卖掉已经在公路边堆放了两个多月的几百立方杉树，更是解决了大问题，不仅往后几年化肥钱不用发愁，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存进信用社里，以备救急，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因为衣袋空空如也而睡不好觉吃不香饭了。

“孩子他爹，听说我妈病了，我得去看看，后天才能回来。你去薅薅包谷吧，地里的杂草都快长得和人一样高了。”

篮子透过大门，看到场院前顶着一只葫芦的竹竿倒映在地的影子，正一点点短下去，知道太阳已经升高了，就瞟瞟坐在饭桌对面的丈夫，开始交代今天该做的农活。

“我太累，过几天再说吧。”正兴没看老婆，只顾埋头吃饭，半晌才淡淡地说。

“太累太累，哪个不累？这农活能有心肠等你休息够了再做？不要挣了点钱就变得娇嫩了！”想起这些天来一遍遍的催促，正兴就是不动，篮子收敛起脸上的表情，生气了。

“你要认为挣钱不累，你去挣好了，我还懒得去跑腿呢。”正兴的嗓门提高了。

“你……”篮子觉得自己所吃的苦受的累，得不到理解也就算了，还要平白受丈夫的气，感到很委屈，不禁抹起了眼泪。

“我怎么啦？”正兴狠狠地瞪了篮子两眼。

“算啦！算啦！有哪样值得争吵的。活计这么多，忙都忙不过来，还有功夫吵架？”

正兴的母亲抬头看看篮子，又看看正兴，忍不住劝道。她不想在这天天忙得陀螺样旋转的紧要关头，让家人赌气。要是都气跑了，这农活最终还不是落到自己一人的身上。这年头，再不加把劲，多收粮食多找钱，哪天饿肚子了，别人会瞧不起的。田地分到户，自苦自吃，哪有脸面去向亲戚借粮过日子。她本来想多说几句的，可面对这样劳累的儿子和勤快的儿媳，她能说哪样呢？这几年，能把晴天怕火阴天怕雨的茅草房拆了，盖上高大宽敞的瓦房，全靠儿子的操持；能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秀秀的，让鸡鸭满圈肥猪满厩，全靠儿媳的心血。要是没有他俩，真不可想象。

## 四

正兴在山路上边行走边擦拭脸上的汗水。周围的草木绿意迎人，竞相争翠。土画眉在不远的山冲里咿里哇啦地吵成一片。那些叫声清脆婉转的画眉鸟，纷纷被捉进编织得很漂亮的鸟笼中，卖到城里供人们娱乐去了，而这些画眉鸟的同类，却因为长得土气，声音干涩嘶哑，只好留在这天高地远草深林密的地方蹦跳。

听着土画眉的鸣叫，正兴又想起了纯朴善良的小翠。

在县城读高中时，小翠无意之中得知正兴的父亲死在新挖的乡村公路上，家里只有母亲苦撑苦熬地供他上学读书的情况后，就时常用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深情地注视着他。后来，她就要开了一个个小阴谋，变着花样将饭菜票塞到正兴的手里，好让他能吃饱肚子，有力气参加田径队的训练。她有时把饭菜票夹在他的课本里，有时放到他的衣袋中，甚至塞进他的鞋帮内。时间稍长，正兴就发觉了。

一天晚上，他趁下晚自习的时候，悄悄把小翠叫到围墙外面，说：

“小翠，怎么老往我手里塞饭菜票？你这样做，我不但没吃饱饭，反倒吃出气来。我家是穷点，但还没到讨饭的地步。”

“我……我是真心想帮助你。你不知道，当我看到你因节俭而每次训练回来，饿得差点连楼梯都爬不动时，我的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我……真想哭！”小翠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从我父亲死后，家境就不如从前了。许多亲戚不仅不来串门，还躲得远远的。其实，他们是怕我伸手借钱。为了这，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你这样做，虽说是一片好心，但叫我的自尊心往哪里放？”正兴望着远处闪烁的灯光，长叹一声。

“可……要是吃不饱肚子，你哪有力气参加训练呀？听张老

师说，你是个有潜力的田径苗子，跑起来像只麂子呢。”

“麂子？那是被发令枪吓的。嘿嘿……”小翠用胆小的麂子来比喻正兴，他忍不住笑起来。

“嘻——”小翠也被逗得破涕为笑，脸颊顿时热烘烘的。

“以后别这样了，啊？作为学生，大家手里都不宽裕……”

“唉，你不知道，我父亲开了一个矿洞，专卖钨砂，有的是钱，你不用担心。”

“再有钱，也是你们的啊！我……”

“要不，这样吧，为了维护你的自尊，我每次给你饭菜票时，你都记到本子上，就当我借给你的，等以后我再去找你要。怎么样？”

有人说着话朝这边走来了，模模糊糊的身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兴觉得再也不便将谈话拖延下去了，只得赶紧答应小翠，随即两人分开逃回集体宿舍。其实，正兴已经决定，死活也不要小翠的饭菜票了，看她能怎么样。

在田径场上，正兴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可以甩开臂膀，跑得虎虎生风，只见一双白色运动鞋快速地上下翻飞，将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让班上的女生们骄傲得拍疼娇嫩的巴掌，但他奔跑的速度再快也赶不上小翠反应敏捷的脑子。每到月底，小翠就会看准时机，在同学们闹哄哄的食堂里，悄悄将一沓饭菜票准确无误地塞进正兴的衣袋里，并笑意吟吟地嘀咕道：“要是你觉得不妥，可以当场扔了，我不在乎。”弄得正兴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 五

正兴觉得，身上的苦累，只消几口酒下肚，再好好睡一觉，就能消除殆尽；而心里的苦累，却任凭风吹雨打，总是牢牢地刻

在那里，难以忘怀。

正兴和小翠都因相差十几分而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只好洒下许多如雨的泪滴，相互握别，各自回到家里捏锄头把，到烈日下去尽情流汗。由于不在一个乡镇，他们的交往全靠鸿雁传书。在这期间，正兴一直在暗暗努力，倒木材、贩竹子、卖甘蔗，希望能挣点钱，以便报答小翠对他的接济之情。可生意场如同战场，竞争异常激烈，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把对方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合情合理地装进自己随时张开的腰包里。这就免不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刚出道的正兴哪里是那些走南闯北熟悉行情的生意人的对手，几趟跑下来，不但没赚到钱，连好不容易才拼凑起来的老本也输得精光，差点没脱裤子去典当。

由于跑生意跑得一塌糊涂，正兴不可能按时给翘首以待的小翠一一回信，就连小翠找上门来待了三天，他也没能见到。等他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时，小翠袅娜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山路上，留给他的只有缕缕的幽香和无尽的悔恨。

第二天傍晚，正兴大汗淋漓地赶到小翠家，想掏出心里的话，和她好好谈一谈，可迎接他的，是冷冷地挂在大门上的铁锁。看着浓重的暮色正由远而近逼来，附近人家的屋顶上，相继长出了一缕缕暖意融融的炊烟，而小翠家却没有一丝动静，正兴开始慌乱起来。他向左邻右舍稍事打听，才得知两个月前，小翠的父亲在新开的矿洞里被一堆黄土给埋了，原来挣下的那点钱，也跟着变成了泥巴，无奈之中，小翠嫁给一个做矿生意的广东人，走了。

“那个时候走的？”正兴问。

“好像是前天早上。”

听到这个消息，正兴的心犹如被一根竹刺扎穿一般，血流如注，疼痛抽搐。他觉得自己的魂儿已经离开躯体，跟随深爱的小翠去了。要不是为了含辛茹苦日渐苍老的母亲，他真想摘下一把